

I207.22

J67d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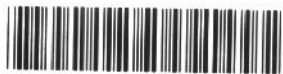
陈德芳

校点

金圣叹评唐诗全编

○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 唱经堂杜诗解



A0933168

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8) 6666766 6662959

责任编辑 吴 鸿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面设计 吴 鸿

责任校对 李程行

责任印制 黄 迅

书 名 金圣叹评唐诗全编

定价：38.00 元

校 点 陈德芳

ISBN7 - 5411 - 1734 - X/I·1520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21 字数 68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西南勘查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前言

谢桃坊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金圣叹继承了文学评点派的优长，其评点的《水浒》和《西厢记》以文笔诙诡流畅，见解别致尖刻，艺术剖析细密深入，而且融入个人思想情感，因此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甚受广大读者的欢迎。金圣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是很独特的，具有一定的反传统倾向，其意义在中国现代新文学运动之后才渐渐被发现并给予肯定。

金人瑞，本名采，字若采，又名喟，号圣叹；江苏长洲（苏州西南）人，生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其生平事迹颇富传奇色彩。他少年时即才华超群，倜傥不羁，有钱时任意挥霍。他是明代诸生。当时士子经地方名级考试录取入府学、州学、县学学习的生员、有增生、附生、禀生等，称为诸生。诸生由朝廷科举考试合格则可以进入仕途。金圣叹因文风怪诞，不符合科举考试要求，故屡试不第，于是转向从事通俗文学的评点工作。他评点的《水浒传》七十回本于崇祯十四年（1641）刊行。凡经他评点的小说和戏曲，几乎“家置一编”，极为畅销。圣叹亦因此自高其才，在清代初年时时流露不满现实政治的情绪，肆言无忌。顺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亡故，遗诏至苏州，巡抚以下各级官员均到府署受诏。苏州诸生趁此机会检举吴县县令不法之事，巡抚朱国治以诸生闹事为名逮捕五人。次日诸生聚集在祀奉儒家圣人孔子的文庙里痛哭，藉以

演成政治事件。巡抚下令逮捕了十三人，其中即有金圣叹。时值海寇侵犯江南，巡抚遂以暗通海寇以谋叛逆的罪名处斩金圣叹，籍没其家产，妻子遣戍东北宁古塔。此年他五十三岁，临难时的绝命词：

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

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

意谓自己微末卑贱，学业荒疏，死固无足惜，只可惜评点中国古典文学的计划尚未完成；虽然对唐诗作完分解，其余几种著作将怎么办啊？他为此感到深深遗憾，但临刑却嘲讽说：“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这正如后来学者王国维哀叹的：“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中国文学遗产丰富浩繁，作家作品众多，我们若要全面地认识它，这是极困难的。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天才充分表现在对于中国文学所作的通俗阐释，而且对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给予了大胆的肯定。他以才子自命，在他的眼光中只有才子的著作是最有价值的。他从广义的文学观念出发，纵观中国文学史后认为，中国的才子书从古到今只有六种，即《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和《西厢记》，而且有计划地对“六才子书”进行评点。关于对“六才子书”的确定和评点，体现了金圣叹复杂的政治思想和独特的文学见解，固然显得片面，却包含了某些合理因素。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评点派兴起于南宋，明代中期以后渐渐盛行，并开始对小说戏曲评点。金圣叹的评点是独辟蹊径的，所评之《水浒》和《西厢记》不得不为学者们称许，而对其评诗词则有非议，如晚清陈廷焯说：“圣叹评传奇（小说戏曲）虽多偏谬处，却能独出手眼；至于诗词，直是门外汉。”正统的文学家认为金圣叹是以评小说戏曲的方法来评诗词，走入了“魔道”。这是囿于传统的偏见所致。

在少年时代，金圣叹便喜爱唐诗，尤其喜爱杜甫的诗，后来他以杜诗为《第四才子书》。他于晚年对唐诗作了深入研究，在被杀害的前一年——顺治十七年选批唐代著名诗人作品五百九十余首，编为《唐才子诗》十卷。他的《杜诗解》四卷则是一部未完稿。金圣叹被杀害六十余年后，诗学家李重华整理其遗诗时甚感其“于诗道甚深”。现在我们读《唐才子诗》和《杜诗解》时亦有此感。金圣叹承袭了明末以来论诗的性灵说，强调诗歌的主观抒情作用，藉以表现真实的自我。他认为诗歌是与天地相始终的，具有永恒的意义；人受宇宙自然的感发，本性的接受，情感的倾注，因而寄寓于诗歌，人们怎能离得开诗呢？为此作者应该以此自由地抒写性灵。他评唐诗时说：“从来文章一事，发由自己性灵，便听纵横鼓盈。”这是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坦然发露，它是最真实的。他说：“诗非异物，只是一句真话。”他之评解唐诗即旨在探究诗人所说的“真话”。因它是诗人以艺术手段含蓄地表现的，粗心的读者不易认识；“所谓真话也，然不与分解，却如何可认？”中国自来有“诗无达诂”之说，即认为诗的意义是没有确切而固定的解释，这在诗学史上曾引起长期的纷争。自宋代诗话流行以来，关于诗的批评大都是主观的感悟式的，使诗作蒙上种种神秘的色彩，似乎难以客观的解析，妙处难以言说。自明代中期评点派盛行，以讲解古文的方法运用于小说戏曲和诗歌，对作品进行断句、圈点、眉批、夹批、尾批、总评、解题、句解，以帮助读者切实读懂文本，进而理解作品的意义。这种解读方法是理性的文学分析，是对“诗无达诂”的彻底否定。金圣叹非常自负，坚认对唐诗能求得确切的解读。他对友人说：

弟自幼最苦冬烘先生辈之相传“诗妙处正在于可解不可解之间”之一语。弟亲见世间之英绝奇伟大人先生，皆未尝肯作此语。

“冬烘”指头脑糊涂迂腐。“可解不可解之间”实即不求甚解，否定一种清晰确定的解释。金圣叹以为持此论者仅表明其头脑冬烘而已。他不仅自信能解诗，而且自信能从中见到诗人所欲说之真话。其堂兄金昌整理《杜诗解》遗稿时说：“余尝反复杜少陵诗，而知有唐迄今，非少陵不能作，非唱经不能批也。”“唱经”为金圣叹的室名。金昌以为只有金圣叹最能解读杜诗，只有他才能对杜诗批评。这当然有些过誉，但我们从其批唐诗中的确可见到一种精湛细致的艺术分析和深刻通达的文学解读：

（一）创作心理的探索。我们在解读作品时，首先应了解作者的写作动机，从诗题留下的线索并参证历史文献进行推测，这有助于对全诗主旨的认识。金圣叹评唐诗时，对某些难解的作品则从探讨主体的创作心理着手。崔颢在武昌作的《黄鹤楼》是唐诗的名篇，后来李白登黄鹤楼见了此诗为之搁笔。他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崔颢是怎样作此诗的？金圣叹说：“通解细寻，他何曾是作诗，直是直上直下，放眼恣看。看见道理，却是如此，于是立起身，提笔濡墨，前向楼头白粉壁上，恣意大书一行。既已书毕，亦便自看，并不解其好之与否，单只觉得修已不须修，补已不须补，添已不可添，减已不可减，于是满心满意，即便留却去休。固实不料后来有人看见，已更不能跳出其笼罩也。”这指出崔颢作诗时兴致淋漓，自然豪放的心态，故能不经意而成佳篇。杜甫的组诗《秋兴》是唐诗艺术的极品，但历来对它的整体意义难以认识，而且以为八首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金圣叹对此诗有极深刻的认识，他说：“盖先生尔时所处，实是夔府西阁之秋。……乃先生以忠挚之怀，当飘零之日，复以流寓之身，经此摇落之时，其为兴也，真兴尽之至，心灰意灭，更无纤毫之兴，而有此八首者也。……题是秋兴，诗却是无兴。作诗者满肚皮无兴，而又偏要作《秋兴》。故不特诗是的妙诗，而题亦是是的妙题；不特题是的妙题，而先生的妙人也。”这分析了

作者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心理，指出作品之奥妙在于“无兴”。我们循此思路便可进而解析这组诗了。

(二) 作品主旨的提示。传统的注释方法仅对文本的字、词、事典、人物、地名等引用文献加以注明，但某些注家并未真正理解作品的意义。关于作品主旨的认识，可使我们明白这篇作品主要写的是什麼，作者藉此企图表达什麼意思。这样在进入具体分析时便不会迷失方向，从而找到贯串整体作品的思想脉络。金圣叹在解杜诗时很注意此点。《北征》是杜甫身经安史之乱所写的史诗，由于其宏篇巨制，作品的主旨不易把握。金圣叹分解说：“北征，先生自行在（皇帝所住之处）奉诏还鄜州，迎看家室也。题是北归，通篇诗全是忧劳朝廷，一片深心至计。虽十六解至二十三解稍叙妻女，然纯是心在朝廷，恍然如梦语。读之悲感横生，涕泪交下。”《丹青引》为杜甫赠画家曹霸之作，亦是传世名篇，金圣叹批云：“此《丹青引》专写一马，却叙出无数人来，格尤奇。起写将军（曹霸）之当时，极其宠荣；结更写将军之今日，极其悲凉。中间述其丹青（绘画）之恩遇，以画马为主。马之前后，又将功臣、佳士来衬。起头之上又有起头，煞尾之下又有煞尾。至于插入学书卫夫人一段，授弟子韩干一段，昔日右军（王羲之）贤过其师，今日将军得弟子师贤于弟；波澜层出，分外争奇，却一气浑成，真乃匠心独运之笔。”这些都提示了作品的主旨而又对整体结构作了说明，使读者在细读作品之前已有大致的了解。

(三) 章法结构的分解。这是评点派解读作品的重点所在。《唐才子诗》里，金圣叹只选了唐人七言律诗。他认为在诗史上唐人的七律最具创新意义，为前此所无，最能体现唐诗的艺术优长。七律是七言八句的格律诗，金圣叹将它分为两段：前四句为前解，后四句为后解。他又以明清科举习用的古文结构来分解唐诗。他以为：“诗与文虽是两样体，却是一样法。一样法者，起承转合也。除起承转合，更无文法；除起承转合，亦更无诗法也。”七律的首两句是起，三四句承，五六句转，

后两句为合。唐人七律如果同八股文一样的章法结构，将会是很可悲的；这样的认识亦是很荒唐的。此即清人指责金圣叹解诗走入之“魔道”。可是金圣叹认为唐人虽在固定的章法里，“然其中间则有崎岖曲折，苦辣酸甜，其难万状，盖曾不听人提笔濡墨伸腕便书者也。”我们暂且不计较金圣叹以文体解诗之是非，但可见到其具体解析之中是存在许多合理之处，而且的确可使读者对作品的结构与表现技巧一目了然。他关于刘禹锡的名作《金陵怀古》分解云：“前解先写‘金陵古’，后解独写‘怀’。‘王濬下益州’只加‘楼船’二字便觉声势之甚。所以写王濬必要声势之甚者，正欲反衬金陵惨沮之甚也。从来甲子兴亡，必有如此相形。正是眼看得。‘黯然收’，‘收’字妙，更不多费笔墨，而当时面缚出降，更无半策，气色如画。三四（句）‘铁锁沉江底’、‘降幡出石头’，此即详写‘黯然收’三字也。看他又加‘千寻’字、‘一片’字，写前日锁江锁得尽情，此日降晋又降得尽情，以为一笑也。（后解）看他如此转笔，……随手插得‘几回’二字，便见此后来兴亡不止孙皓一番，直将六朝纷纷曾不足当其一叹也！结（两句）用无数衰飒字，如‘故垒’，如‘萧萧’，如‘芦荻’，如‘秋’，写当今四海为家，此又一奇也。”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反对唐宪宗佞佛，因谏迎佛骨，几乎被定为死罪，贬谪为潮州刺史。他于贬谪途中离长安不远的蓝田县作了《左迁至蓝关示姪孙湘》，金圣叹解云：“一二（句）不对也，然为‘朝’字与‘夕’字对，‘奏’字与‘贬’字对，‘一封’‘九重’字与‘八千’字对，‘天’字与‘潮州路’字对，于是诵之遂觉极其激昂。谁谓先生起衰之功，止在散行文字（古文）！才奏便贬，才贬便行，急承三四一联。老臣之诚悃，大臣之丰裁，千载如今日。五六（句）非写秦岭云，蓝关雪也。一句回顾，一句前瞻，恰好逼出‘瘴江边’三字。盖君子诚幸而死得其所，即刻是死所。‘收骨江边’正复快语，安有谏迎佛骨韩文公肯作‘家何在’妇人之声哉！”这些具体的解析，以典范之作讲述诗

法，能引导读者进入艺术欣赏的审美境界。

（四）作品意义的阐释。在对作品进行全面的讲解分析之后，作品的思想意义便渐渐明显了。金圣叹往往进一步对作品的意义加以发挥，融入个人思想情感，从而赋予古典作品新的思想，使读者获得某种感悟而产生共鸣。杜甫的《城西陂泛舟》叙写唐朝贵族的奢侈逸乐，暗寓讽刺之意。金圣叹评云：“天下事锦上起锦，花上增花，真有何限。此时舟中主人乐而亡死，便谓鱼燕真大解事，千秋万岁与君同之，而岂知舟中奇乐，乃全赖小舟来往送酒如泉。不然李延年、黄幡绰（乐工）为丰年之玉诚有馀，彼则岂真荒年之谷哉？读之使人务本重农之心，直刺出来。”杜甫在成都谒诸葛亮祠而作的《蜀相》，金圣叹评云：“当日有未了之事，在今日长留一未了之计、未了之心。嗟乎，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而不获见诸事者，可胜道哉！”我们读了这些评语不难见到其尖刻的社会批评意义，还可见到批评所流露的愤慨情绪，它们耐人体味和深思。这也许就是古典文学作品永久的生命所在。

金圣叹的诗学观点尽管具有怪僻和片面的特点，但其选批的《唐子才诗》和《杜诗解》却是精心刻意的成熟之著。他发挥了中国评点派的优长，在解读作品时善于探讨作者的心理，提示作品的主旨，分解作品的章法结构，阐释作品的意义。读者从其讲述分解之中不仅可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还可在审美欣赏过程中领略到诗歌创作艺术。在此意义上，金圣叹的选批唐诗是有其优于一般传统注本之处的。评点派为适应广大民众对文化的需要采取评点的方式、通俗的讲解和具体的分析，向民众介绍中国古典文学；这体现了文学大众化的潮流。金圣叹是此派的杰出人物，其传奇的身世，独特的文学见解，辛辣犀利的批评，都引起读者的兴趣。读者在读了他关于唐诗的选批分解，将会对这位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怪才有更全面的理解，而且也能从中汲取许多合理的有益因素，进而启发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新的认识。

葭秋堂诗序

同学弟金人瑞顿首：弟年五十有三矣。自前冬一病百日，通身竟成颓唐。因而自念：人生世间，乃如弱草，春露秋霜，宁有多日，脱遂奄然终殁，将细草犹复稍留根荑，而人顾反不复存遗耶？用是不计荒鄙，意欲尽取狂臆所曾及者，辄将不复拣择，与天下之人一作倾倒。此岂有所覬觐于其间？夫亦不甘便就湮灭，因含泪而姑出于此也。弟自端午之日，收束残破数十余本，深入金墅太湖之滨三小女草屋中。对影兀兀，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章，付诸剞劂，行就竣矣。忽童子持尊书至，兼读《葭秋堂五言诗》，惊喜再拜，便欲拏舟入城，一叙离阔。方沥米作炊，而小女忽患疾蹶，其势甚剧，遂尔更见迟留。因遣使迎医，先拜手上致左右。夫足下论诗以盛唐为宗，本之以养气息力，归之于性情，旨哉是言！但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即如弟《解疏》一书，实推原《三百篇》两句为一联，四句为一截之体，仓父动云“割裂”，真坐不读书耳。足下身体力行，将使盛唐统绪自今日废坠者，仍自今日兴起。名山之业，敢与足下分任焉！弟人瑞死罪死罪，顿首顿首。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序

顺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儿子雍强欲予粗说唐诗七言律体。予不能辞，既受其请矣。至夏四月望之日，前后通计所说过诗可得满六百首。则又强欲予粗为之序，予又不能辞也，因复序之。

序曰：夫诗之为德也大矣：苞乎天地之初，贯乎终古之后，绵绵暖暖，不知纪极。虚空无性，自然动摇。动摇有端，音斯作焉。夫林以风戛而籁若笙竽，泉以石碍而淙如钟鼓。春阳照空而花英乱发，秋凉荡阶而虫股切声。无情犹尚弗能自己，岂以人而无诗也哉！离乎文字之先，缘于怊怅之际。性与情为挹注，往与今为送迎。送者既渺不可追，迎者又歎焉善逝。于是而情之所注无尽，性之受挹为不穷矣。其为状也，既结体以会妙，又散音以流妍；初吐心以烁幽，转附物而起耀。其坚也洞乎金石，其轻也比于丝篁。其远也追乎鬼神，其近也应于风雨。斯皆元化之所未尝陶钧，江山之所不及相助者也。盖是眉睫动而早成于内，喉咯转而毕写于外。彼岂又欲借挥洒于笔林，求润泽于墨江者哉！苍帝未生，有绳无字。黄钟先鼓，展气应律。律之所应，讴吟遍野。于是叩角孺子，荷蓑笠而长谣；旧袖女儿，置懿筐而太息。太息之声，即是孔圣之所莫删；长谣之语，乃为卜氏之所伏读。固不待解绳而撰字，贯字以为文，夫然后托肺腑于音辞，树芳馨于文翰者也。三百之目，传乎泗水。始《关》终《桀》，各分章句。章句之兴，所由久矣。章者，段也。赤白曰章，谓比色相宣，则成段也。斐然成章，亦言成段则可观览也。为章于天，言其成段非散非叠也。句者，勾也，字相勾连，不得断也。又言连字之尽，则可

勾而绝之也。夫花本依于萼跗，而花有鞞鞞之千重；晕特托于云河，而晕有熊熊之万状。由来妙舞回风，必有缀兆之位；清歌流尘，不失抗坠之节。此固凡物之恒致，而非学士之雕撰矣。先师崛起，众称大匠，虽由独秀，实妙兼通。兼通者，先师之才；独秀者，先师之道。才非道，固无酝酿；道非才，亦难翱翔。此譬如大海必潜大龙，而亦不让鱼虾；大山必称大材，而亦旁罗莎藓者也。况其周流天涯，曾与万变徘徊，迨于退老故乡，复遭四时侵逼。因而随物宛转，既各得其本情，加之纵心往还，遂转莹其玄照。由是而手提劈岳之笔，笔濡溢海之墨，墨临云净之简，简作参天之书。而亦曾不出于静女夭夭之桃花，征人依依之杨柳，黄鸟嚶嚶之小响，草虫趯趯之细材者，此固其所也。是故其篇有几章，章有几句，而止换一字，其余全同者，初吟则恐郁陶，更端始当条畅也。其篇有几章，而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又全不同者，求伸固只一理，难伸遂仗多言，先欲置理以横断，既仍转言而得达也。又有几章全同，而一章独异者，或情文相缠，而遽吐飚焰，或弥缝久之，而终露廉纆也。又有章句全异，而末句必同者，众音繁会，而适期悦耳，膏芴齐化，而意在甘口，口之所甘，耳之所悦，乃在于斯，则不自觉忽忽乎其屡称之也。凡此者，虽非出上圣元始之手，实已经上圣珪璋之心。正如离离夜灯，既托昭昭白日，则固镗镗洪钟，非复铮铮细响。况此又直九合十五诸侯，会星弁以对馘一人。匪特三顾七十二子，持丹漆以流通万世，则其命为学术之奥区，尊曰王人之鸿教，腾跃于《离骚》、乐府之上，彪炳于大《易》、《尚书》之间，堂堂乎独自成经，其谁谓不宜哉！自是而降，屈、宋变响，沿流相传，汉、魏不绝。汉自河梁而外，实有枚叔、傅仲。魏当建安之初，并称王、徐、应、刘，其余又有嵇、阮清峻而遥深，左、陆析文以雕采。吾尝闲访乎翰墨之林，固亦窃骇于龙鸾之多也。然而王迹歇矣，风人不存，即有荣华，何关制作？惜乎停云妙笔，尚嗟其狂狷不及受裁也已。岂况玉树新声，乃欲与《风》、《雅》

居然接轡者也。天不丧文，聿挺大唐，斨斧乍息，人文随变。圣情则入乎风云，天鉴则比乎日月，帝心则周乎神变，王度则合规矩。于是乘去圣之未远，依名山之多才，酌六经之至中，制一代之妙格。选言则或五或七，开体则起承转收。选言或五或七者，少于五则忧其促，多于七则悲其曼也。开体起承转收者，先欲其如威凤之树耀，继欲其如祥麟之无迹也。当其时也，上自殿廷，下行郡县，内连宫闼，外涉关河，以至山阿蕙帐之中，破院芋坊之侧，沧江篷舟之上，怨女锦机之前，因无不波遭风而尽靡，山出云而成雨矣！夫诗之为言离也，谓言之所之也。诗之为物志也，谓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必于无邪，此孔子之法也。心之所之必于无邪，而言之所之不必其皆无邪，此则郑卫不能全删，为孔子之戚也。今也一敬尊孔子之法，又乘王以一日之权，而使心之所之必于无邪，言之所之亦必于无邪，然而唐王律诗，其真为《三百》之所末尝有也。夫圣者，天之所命以斟酌群言也。王者，天之所命以总一群动也。圣人之事，王者必不能代；王者之事，圣人必不敢尸。然而孔子之时世无王者，则孔子固于斟酌群言之暇，亦既总一群动矣。如袁周东迁，而奋作《春秋》是也。大唐之时，世无孔子，则大唐固于总一群动之便，亦遂斟酌群言矣，如惩隋浮艳，而特造律体是也。固夫唐之律诗，非独一时之传播也，是固千圣之绝唱也，吐言尽意之金科也，观文成化之玉牒也。其必欲至于八句也，甚欲其纲领之昭畅也；其不得过子八句也，预防其芜秽之填厕也。其四句之前开也，情之自然成文，一二如献岁发春，而二四如孟夏滔滔也；其四句之后合也，文之终依于情，五六如凉秋转杓，而七八如玄冬肃肃也。故后之人如欲豫悦以舒气，此可以当歌矣；如欲愉快以疏悲，此可以当书矣；如欲婉曲以陈练，此可以当讽矣；如欲揄扬以致美，此可以当颂矣；如欲辨雕以写物，此可以当赋矣；如欲折衷以谈道，此可以当经矣。何也？《三百》犹先为诗而后就删，唐律乃先就删而后为请者也。大易学人金人瑞法名圣叹述撰。

卷之一

杜审言

字必简，襄州人。举进士，初为隰城尉。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尝谓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如此。累转洛阳丞，坐事贬授吉州司户参军。又与州僚不叶，免官。后则天召见，将加擢用，问曰：卿欢喜否？审言蹈舞谢恩。因令作欢喜诗，甚见嘉赏，拜著作佐郎，神龙初，坐事配流岭外。寻召授国子监主簿，加修文馆直学士。年六十余，将死，谓宋之问，武平一曰：我在，久压公等，今且死，但恨不得替人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集一卷。

春日京中有怀

今年游寓独游秦，愁思看春不当春。

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营前叶漫新。前解

当时初有律诗，人都未知云何。看他为头先出好手，盘空发起异样才思，浩浩落落，平开二解。前解曰：今年不当春，三四承之，便不别换笔，只一直写曰：花亦不当花，柳亦不当柳。盖二句十四字，并更不出“不当春”之三字也，于是遂为一代律诗前解之定式。呜呼！岂不伟哉！

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

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后解

后解曰：明年倍还春，五六先之，亦更不远出笔，只就势起曰：南桥公子今虽尽兴，西第将军已自留宾，然我今不与，便都不算，一齐寄语都要重还。一直读之，分明只如一句说话。于是又遂为律诗后解之定式。斯真卓尔罕代之奇事也。○后来文孙工部，无数沉郁顿挫，乃更夫尝出此。索解人未遇，我谁与正之？

大 酺

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

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袿服照江东。前解

公时适在毗陵，故咏毗陵大酺也。一是毗陵，二士女欢娱，是大酺。三四伐鼓撞钟，新妆袿服，是大酺。惊海上，照江东，是毗陵。俱用大笔，大墨，大起，大落。此是人所共晓，乃人所不能晓者，看他于毗陵下斗地横插震泽字，便令毗陵有“九州通”三字，而于是毗陵之大酺，亦便有“万国同”三字，斯则真奇绝之事也。盖大酺为普天同乐盛典，须单写毗陵不得，然一时身在毗陵，又不可置毗陵，反泛写他处，因此奢切之间，安排恰好。全唐钜作虽多，未见出其右矣。

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

火德云官逢道泰，天长地久属年丰。后解

故事：因禁酒，故赐酺。然所以禁饮者，只为恐失农事。今既赐酺已毕，便仍须加意东作。五因从初春，六疾接仲春，言自此而杏花菖蒲，乃在转盼之间矣。火德，君也。云官，臣也。言自来君臣一德之朝，别无祈天永命之法，惟有连书大有，可以长治万年。一解纯有箴规，而读者误作赞颂，只因不

识“逢”字“属”字矣。

李 峤

字巨山，赵州赞皇人。为儿时，梦人遗双笔，自是有文词。十五通五经，二十擢进士第。始调安定尉，举制策甲科，迁长安，授监察御史。文册大号令，多主为之。官至中书令，加修文馆大学士，封赵国公。以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后改庐州别驾。卒年七十。峤富才思，有所属缀，人多传讽。其前与王勃、杨盈川接，中与崔融、苏味道齐名。晚诸人没，独为文章宿老，一时学者取法焉。集五十卷，有张方注。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

主家山第接云开，天子春游动地来。

羽骑参差花外转，霓旌摇曳日边回。前解

此诗平开二解，一解写车驾幸庄，一解为公主留帝。纯用大笔大墨，不着一毫纤巧，允为一代作者冠冕。○前解只写“动地来”三字，三四即动地来也。

还将石榴调琴曲，更取峰霞入酒杯。鸾辂已辞乌鹊渚，箫声犹绕凤凰台。后解

后解“还将”“更取”“已辞”“犹绕”字，纯写公主攀恋车驾也。后贤不睹唐初人如此大篇，便于律诗更不知所措手。唐初诗可不读哉！

沈佺期

字云卿，相州内黄人也。进士举。长安中，累迁通事舍

人，预修《三教珠英》。佺期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与宋之问齐名。音律婉附，属对精密，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张燕公说尝谓佺期曰：沈三兄诗，须还他第一。再转考功员外郎，坐赃，配流驩州。神龙中，授起居郎，加修文馆直学士，后历中书舍人，太子詹事，开元初卒。有文集十卷。

兴庆池侍宴

碧水澄潭映远空，紫云香驾御微风。
汉家城阙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镜中。前解

一写池，二写驾，三四重又写池。其一写池也，妙于映远空字，便只写得池中碧水湛然。其三四重又写池也，妙于汉家城阙，秦地山川字，便直写兴庆无数台殿高低，俱于此池碧水湛然中，空明影现。此为避实笔，取虚笔，非俗儒之所能与矣。后来读者，只叹天上镜中字佳，岂足与语此哉！

向浦回舟萍已绿，分林蔽殿槿初红。
古来徒羨横汾曲，今日宸游圣藻雄。后解

后解平压汉武，高颂当今。言昔者横汾一曲，相传秋风初起，今日绿槿红，亦正是其时矣云云。

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同，亦和也。和者，
和其诗也；同者，同其题也。如张说和蔡
起居《偃松篇》，亦曰“遥同”。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
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前解